

《大鹏同风起》自序

丁邦昕

《铁活》：寻找与坚守

欧阳玲燕



《大鹏同风起》
丁邦昕 著
航空工业出版社

在现代社会里，航空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名人与航空的关系更是密切，乘飞机出行已是极为寻常的事情。然而，世界上能够亲自驾机升空飞行的人并不多，能够驾机飞行的名人更是凤毛麟角。一个时期以来，凭着职业的敏感与兴趣，收集了一些国际名人驾机飞行的素材并编写成篇。尽管这些故事发生在一百多年间的不同时期，背景与情节也各不相同，然而，当把它们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发现这些名人驾机飞行的传奇背后有很多相通的东西。

当热血男儿将驾机飞行、升空作战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与生俱来的怯懦则退避一旁。一次次勇敢地驾机飞上蓝天，意志经过磨砺变得更加坚强。拥有了这份坚强意志，敢藐视世间一切困难险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德军肆虐欧洲大陆并大举进攻英国，悲观情绪弥漫在英伦上空的危急关头，丘吉尔大声疾呼：“让我们投身于国家吧，我们要参加战斗，参加工作，每个人要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叙利亚人哈菲兹·阿萨德、以色列人埃泽尔·魏茨曼、美国人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老布什）、埃及人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历经千难万险，甚至死里逃生，最后脱颖而出，由一名普通飞行员一步步成长为国家元首。他们的那份超人的毅力从哪里而来？答案非常清楚，来自于长期驾机飞行的历练。

驾驶飞机在空中自由翱翔，不仅令普通人心驰神往，政要、名流也不例外。约旦前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作为一国之主，既无需以驾机飞行为业，也无需通过它证明什么。然而，他却一辈子酷爱驾机飞行，几次还险些为此丧命。当他身患绝症，平生最后一次驾机飞回祖国走下舷梯，眼含热泪深情地回望所深爱的飞机并缓缓挥手与之告别之时，在场的人见此情景无不为之动容；全世界的人通过媒体看到这一幕，对他那“衣带渐宽终不悔”的超凡执著也无不为之动容。

站在不同的平台上观看飞行，视角不同，能看到不同的精彩；从不同的层次上感受飞行，高度不同，能受到不同的启迪。驾机在蓝天上飞翔，上下左右

翻飞腾跃，那份酣畅淋漓的惬意，不身临其境是无从领略的。当然，驾机飞行所承受的那份风险及其给人的启示，不身临其境也是无从经历与感受的。

人类在成功发明飞机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与之俱来的空难。在世界航空史上，早期能够数得上的飞行大家和驾机飞行的名人，几乎都有发生飞行事故的记录。有的很幸运，与死神擦肩而过，从残骸堆里爬出来，生动地向后人讲述当年的惊险与奇迹。有的则很不幸，鲜活旺盛的生命在瞬间戛然而止，定格成血淋淋的记忆与沉重的叹息。也许正是因为驾机飞行是一个高风险的行当，所以，一代又一代人在牺牲中不懈探索化解风险之道。今天，大量事实和数据已经让人们充分相信，飞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一百多年间，驾机飞行由风险最大演变成风险最小，个中辛酸苦辣且不说，由此形成的一整套风险管控策略却是真真切切、行之有效的。如果将其提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并推而广之，也能对其它的风险管理普遍产生积极作用。

这些，也是那些名人酷爱并感激驾机飞行的一个重要理由。法国人圣埃克苏佩里集飞行员与作家于一身，通过飞行为文学创作积累经历与素材，通过文学作品表达对人生、社会乃至世界的深刻领悟，最终成就了一部极富想象力和哲理性的人类文学巅峰之作《小王子》。英国人埃德加·弗兰克·科德，完成从皇家空军飞行员、空战英雄到“关系数据库之父”的华丽转身，站在国际计算机界的最高奖——图灵奖——领奖台上的时候，不由地感慨：“驾机飞行培养了我很多能力，例如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原理看待事物，或者用本能来判断问题。”“迪拜奇迹”的总导演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卢·马克图姆，成功挽救国家经济大厦于将倾之后，不无感慨地把一切与自己驾机飞行的经历联系起来：“我在飞行生涯中，学会了在混沌的状态下控制风险，以及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做出决策并实现目标的本领。在治理国家的实践中，我一直沿用从飞行中学到的这套本领，屡用屡胜，受益终身。”

近五十多年来，英国王子查尔斯、安德鲁和威廉·哈里，西班牙前国王胡安卡洛斯和现国王费利佩，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沙特王子哈立德，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等一大批前任、现任和候任国王，都接受过系统的飞行培训，并较长时间担任职业飞行员。在时代进步使得“王室教育”下嫁民间的背景下，“一国之主”的培养方案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什么秘密可言。然而，这份已经很长并还在持续延长的“飞行王子”名单，清晰地透露出了一个重要信息：驾机飞行对于一个人驾驭全局、管控风险、果敢睿智、坚韧不拔等优异能力与品质具有独一无二的培养塑造价值，因而它受到各国王室的青睐，并使飞行员培养成长之路悄悄成为了现代“君王”的最佳选择。



从《揉蓝秘境》到《铁活》，再到已经付梓的《霜刃》，短短两年内，几部大长篇先后问世，马洪鸣已然成为了安徽小说界一股新生力量。

《铁活》讲述的是发生在铁城的两代人的故事，从1965年夏到2018年秋，时间跨度50余年。在此期间，铁城从一个小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现代意味的城市；而铁城第一代建设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有了第二代、第三代……小说《铁活》既是一部因钢铁而兴建的城市的成长史，也是一部缤纷生活的个人成长史。

小说围绕建厂初期为职工而建的“家属院”展开，有的人来到这里，有的人离开这里，还有的人来到这里又离开这里。而陆家父子一直驻守于此，是铁城的建设者和见证者，同时也是小说的两个关键人物。纵观全书，父子俩都有一个“秘密使命”——寻找，“寻找本身就带有纪念性”，由此设定小说情感基调，并且构成贯穿整篇小说的主线索。一方面，他想寻回他的祖屋，“认祖归宗”一直在他心灵深处活跃。他交出一半的财产给堂兄路景峰去修缮祖屋。当他希望满怀地回到曾经生活的浦镇时，生活再次欺骗了他——路景峰卷款而逃，彻底破灭了她的回乡梦。另一方面，他在寻找乐亦笙。这个和他一样甘于奉献而历经坎坷、有着类似际遇而惺惺相惜的男子，由于路向东工作上的一次疏忽大意，致其失去了一条胳膊，路向东是有愧疚的。尤其当乐亦笙不辞而别时，他的愧疚无处安放。路向东寻找乐亦笙一日，他的愧疚也就继续往前延伸一日。像是生活开的玩笑，路向东不可能找到真实生活中的乐亦笙，因为他已离世……他的愧疚注定不会终止。

路向东的一生与铁活分不开，而路志平是继承者，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工作，也继承了父亲的命运。他的出生、求学、工作、成家都在铁城、在家属院。他一直在寻找乐亦笙。路志平为什么对乐亦笙无法忘怀呢？因为那是贫瘠年代他人生中接受的第一份友谊，介于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友谊，既有孩童般的天真，又有少年的朦胧爱情。好像命运的安排，路志平遇到了初丽萍。这个和他记忆中的乐亦笙几乎一模一样的女子，她的出现成全了路志平的寻找。他不顾母亲反对，迅速结婚，像是忽然拥有了失而复得的时光。然而，初丽萍只是乐亦笙的影子，这是他们往后日子

不和谐的源头——有了初丽萍，路志平的寻找仿佛落到了实处。但初丽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想法有主见，且秉性善良。她不同于普通农村妇女，细腻、敏感、聪颖、自我，这些既为日后的无言抗争埋下伏笔，也因此被伤害一次次击中。她不甘成为一个完全的替代品，她也在不断寻找，所以才有后来的以“家属身份”做临时工、开理发店、追寻爱情，最终放弃爱情成全亲情，甚至为此而抑郁。

乐亦笙，自始至终似乎都带有某种神秘性。机缘巧合，五十年后，路志平终于有了关于乐亦笙的消息。然而，50年后的乐亦笙，早已不是他记忆中的乐亦笙。她迫切地宣告他们的友谊，更只为向别人证明：她做的一切都值得信任。乐亦笙也在寻找，但她寻找的是挣更多金钱的有效途径。

生活的真相有时很残酷。再美好的记忆也禁不住时间的不断重塑。

“铁活”，落实到具体事物上应特指路向东和乐亦笙分别从老家带出来的门环和门钹。铁活据守宅门，仿佛生活预留的某种暗示，“推开一扇门就是走进一户人家。”而家扎下牢牢根基，盛满庸常的生活，也有坚守和爱。

小说中所有人物，寻寻觅觅，但终未能逃避生活。走进时光的内心，日子便在纠缠中一点一点度过。正如作者所言“你一生的故事，都在寻找错过的自己”，而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自我纠偏的过程。

小说以路志平对初丽萍说“拉我一把，我们接着向前走”结尾，让读者看到明天的希望。罗曼·罗兰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小说中的路志平、路向东、初丽萍、姜红……他们都具有钢铁的禀赋，他们都是生活的英雄。



《铁活》
马洪鸣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